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至元嘉禾志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連城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十六

元 徐碩 撰

碑碣

錄事司

重建州學記

宋有天下遂以文治至慶曆中仁祖始命郡國立學宮
聖聖相授逮崇寧初徽宗皇帝因故業而大之學校始

遍天下遐方僻郡莫不興行仁義遵先王之業循前聖之軌與中州之士校功爭能既更兵火郡縣之學率皆湮替不振聖上閔焉乃紹興壬戌二月丁亥制詔諸路守臣興學如故事於是右奉議郎直秘閣知州方滋言郡舊有學在望雪門之西偏建炎中本郡因仍簡陋即州治之東故賓館以為學規模湫隘不足以羸來學之士前臨河渠旁迫治所諠囂混淆失夫古人處士於燕閒之義請更諸舊基以詔令從事四月壬午上尚書省

禮部以為宜是年壬戌下其事於州乃審面勢計間楹
量功庸慮材用諏日庀事賦諸任職之吏而時視之取
財於興利之餘積貲於經用之外屬徒於復作之隸凡
百工之用售值於官者皆厚於私家上不諗有司下不
煩民力功甚大而人得以食其力役踰時而衆無所病
其勤作殿於前以奉我聖師築堂於後以講術業齋宿
有所弦誦有舍步欄周垣門庀溷浴莫不備具先是學
無書籍乃市書於四方略備貯之以庫而謹其出入焉

屋凡七十有三間高明輪奐無限厥初以六月乙亥始
事以十月庚申告成邦士大夫羣儒遊士耆稚畢會仰
視嘆息咸多太守之義曰是能欽天子之詔而承之以
敏矣其將以是為風化之原接邦人於道也可不有載
乎於是太守重違其意以書具其事來告願有以記之
予辭不能復謂子再官於秀出入四年其獨無情乎因
為之記曰夫仁義治化之本禮樂所以文仁義也而學
校所以寓禮樂也故大司徒以六德六行教民而終之

以六藝則所以文仁義者有其具矣以六禮六樂為教而必肆之於學則所以寓禮樂者有所矣仁義無以文之則人不知孝弟之可樂禮樂無以寓之則方且歲在有司掌於容官何以習民之視聽哉故古者行禮必於學是以鄉大夫既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曰和曰容曰主皮曰和容曰興舞說者以為和謂其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其容貌也杜子春以和容為和頌謂其能為樂也蓋庶民無射禮獨有主皮之射

故卿大夫因行鄉射之禮而覽視之夫既登其賢能而使之有所勸又詢之以禮樂而使之有所慕斯民之從之也無難矣然則學校之教豈徒逮於學士弟子哉雖庶民亦與也為治者可不務乎今太守既能承天子之詔興起黌舍以崇鄉里之化是當有載也太守字務德世家相廬賢而有文理其為秀治迹甚衆興學校以育人材乃其一事云耳紹興癸亥十月辛酉襄陽張

嶠記

唐相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校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
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凡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
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於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
宣公贄蘇州嘉興人後晉時吳越王允瓘奏以嘉興置
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
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東平呂侯正已復緝而新
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侯獨置迎將期會之

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已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略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

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對疊疊乎
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士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
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
格然網條本末載於章奏者尚可復也既貶忠州闔戶
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
慝於幽暗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刻猶
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諱不著書
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縕列於

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淳
熙四年四月旦日東萊呂祖謙記

府學新創小學記

古者學有等序教不陵節自書計誦舞以往所謂流水
盈科草木區別截截不可徑詣闕黨速成申戒明甚小
學之設為是歟後世仕進階文藝且經傳子史浸多必
於始學培其基本故訓子姪者有戒以潢潦無根勉以
月閱一箱等語雖賦安有利鈍惟穉齒易精通督授以

時孰量所到然富窶不齊範師殖學力或弗逮則以公
庠代私塾其庶幾乎泐右密拱行都在在小學禾興
獨闕前後郡博士有志太息良由郡學褊隘創置無所
糧儲之贏莫可資焉嘉定庚辰鄉同年吳君杜分教初
筵亟請於郡廣學宮而新之明年學成規圖宏壯迺即
東後廡之屋五楹葺為小學几席用器畧具其秋開補
生員遴選職事二人俾主訓道同給於郡前駕部鄭侯
定始之今戶部朱侯因而樂繼焉學田舊為豪民及浮

屠冒占殆數百畝君極力歸復用饒朝暮課程詳於私塾規式倣於上庠於是邦人翕然願以子弟入學誦弦洋洋一改羣聽君之加意士子誠大小畢舉矣噫創學以淑童壯師儒之功也遣子以就教養父兄之賢也循蹈規程進脩業履以無負於父兄師儒之訓其責獨不在爾子弟乎若乃掛名籍以尚觀美聚嬉戲而虧全功齒日以長後將噬臍是豈先生所望於爾者因書以為戒云又明年甲寅文林郎國子正高熙績記

重建觀頤堂記

凡學校養士各就食於位觀頤有堂獨攜李為然合異
而同不相淆亂此意善矣然地本鹺廩常居濕蒸屋老
而歎勢且覆壓移食於齋衆不謂宜余視事數月亟請
於郡侯莫叔益得錢五十萬撤而新之工徒既畢舊觀
復還填然鼓聲少長咸集升降坐起禮儀肅莊乃歌曰
厦屋崇成昔陋今盈匪伊我居言依於仁齋厨有食昔
枵今實匪飽我粒言飽於德余聞而進之曰侯之養士

厚矣士亦知所以自養乎觀頤則易自求口實則難觀
頤觀其所養也口實觀其自養也二三子勉之紹定二
年己丑歲十月郡文學黃夢高記

府學承置柴蕩記

麟瑞鄉柴蕩秀學之舊物也淳熙四載顯謨呂公典是
邦給佃於學呂助都養計五百餘畝隸嘉興或樵或租
所得尚薄越五六年地力日盛根苗滋益繁延袤數里
葱蒨彌望為蘆而當錢之百者萬束而薪芻不與焉疆

有力者實租之不得而擅也收緡錢百有二十除三之一以輸賦去歲有旨粥官產前守都大趙公以廩粟不繼將在學所有舉籍以戒令佐毋得估用是晏如無復經念無何狡謀發於不虞濟以黠胥舞權巧為伺郤當貳車攝事復令官估晦錢七百貪民挾多資志於必得增晦錢三千三百一十有一今春朱轄易鎮方應酬紛雜乃變租為佃撓法豪效若士子若走隸無一知者其詭闕如此逮索逋始言讐為已業即以其事列於郡於

外臺都運直閣郎中王公提舉秘承黃公咸察其非傳檄持至太守郎中麋公徐為正之會兩年節費剔蠹糧用差有餘積規欲葺齋廡補罅漏至是輟以償直為錢五十萬提舉頒公帑二十萬來助倉使閱學校躋匱謂非足用外有此寬贖州郡合體朝廷優恤意既一時失行不可與齊民爭攘比今以官物歸官養士止令用元估賈而過納之數不復請尋召租視昔增三倍有奇歲如是利原無窮矣初蕩之失也或勸之以為不必復或

沮之以為不可復或哂之以為不能復睥睨其勝負者
相半予謂職有常守不為物徇仕而行義不為勢屈苟
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切切然私慮却顧次且怵縮為後
日潛身避禍地不惟有負於所學其有負於設官之意
多矣吾知守吾職行吾義它渠皇卹虐竟復之雖然蕩
則吾蕩也固與學俱存毋患再失而租入豐約則視人
為高下亦惟後之君子加意焉耳姑志始末用垂不朽
紹熙四年九月丁卯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尚樸記

府學田記

嘉禾密拱行都於今為三輔瑞象葱鬱流虹繞電蓋嘗
表重華之符則賦古豐沛湯沐皇上踐阼之初追孝列
祖肇新府名越十有三年誅鋤奸凶改元更化闔郡士
始霑異恩得以名聞春官而上太常第者彬彬焉豈氣
數之運翕合感會霧滂風烈自應爾耶抑聲教所漸涵
濡浸灌積久之效有本也郡學自慶厯始頒田養士賦
調舊矣縣南渡以來距淳熙癸卯凡再卜遷得地於鹽

倉故址藏脩之所蒸鹵卑潤而衿珮于于日增歲入每以不繼病趙侯以秀邸孫襲分封符明於先務甫下車訪學宮益求所未備迺捐緡錢六十萬米石五十俾慮材物障地之濕又括郡之閒田得百七十餘畝以助廩膾學子得侯之賜且念民食既豐而士得所養僉謂續食以久惠尤不可以無紀狀其事屬余叙次欲以告來者嗚呼士必蓄於學而享於時觀時會通氣類不應鄉邦已事之驗方來而未艾矣固有相之者本其所繇至

而引之於無窮則非人之所能實天之為也趙侯深長
之思將以壽學校之脉而篤皇家之慶則士之報上當
何如郡博士陳君光遠孜孜勸率方幸於得師矣自求
口實不志於求其飽與安思無負其所學責將誰歸歟
則夫相與扶翼以保其勿壞使風化凜凜嚮鄒魯蓋士
之命也侯之願也郡博士之職也因時述之以達其義
余固不復以鄙陋辭趙侯名希道字君猷嘉定元年十
月望日通德郎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陸瓚撰

府學重建小學置田記

禾興為今右輔阜陵雨露醞淬百年沐德詠仁思樂泮
水鼓昕而袂襜如廡士而誦琅如獨小學為闕嘉定庚
辰吳君社典教是邦創學以淑侷子誌未漫也繼弗竟
暴者寒矣曠焉幾五十年咸淳丙寅史君貳卿星諸先
生趙公以風教為先務請復舊觀得沒入屋僦直千芝
樽浮費益之表闕厥基樸斲墜塗器席織鉅如式補生
徒額三十延教導二員日課四書月試舉子業歲而校

長陞冠者列行兩載邦羈貫子願就學焉校廩慳懼無以裕來者會畚齋先生王公自民部郎來守下車戾類以大學詔諸生言政必先及化暇日以是白公喜曰教校官事也養郡府事也力勤於成給芝楮萬學為賀田董以前序度宜立券至有樂相其事者得肆百陸拾陸畝有畸又撥沒官田七畝三角歲歛租米石共一百一十六餘提學漕使敷文府卿蒲谿先生常公聞而嘉之撥三十三畝有畸田以助米石二十七有餘於是別為

之儲縣學職掌其出入凡小學費辦於政教養相資庶
幾其可久也士相與言禾校前所未有是不可無志歲
月屬余記之余惟小學古法也塾庠序學之地洒掃進
退學之端書記樂誦勺象射御學之序見於曲禮少儀
內則弟子職諸篇者學之方母躡等母速成範我馳驅
安行乎錫鸞和鈴之間習與性俱如人之長日益而不
自知此小子所以皆成德也世非古校衿挑矣園蔬鞠
矣教養闕如成小何然人中爽頭角嶄如髻鬢知廉讓

駒齒未落受詩易者非無之養成弗至明穎者曠莫失
其居推鈍者銅室槿其塗吁可慨已朝家風以詩書化
自近始宅儒收興庠序蓋右文而重儒也教于始者以
立小學之本養於終者以成小學之功總角壯兮範師
釋學教我育我不啻父母之於子斯遊斯息蓋亦知所
自勵否乎此兒荷門基爾勉之十過誦萬言爾進之童
子舞雩而歸爾志之溉根食實他日當有可觀是亦先
生長者所望於爾若夫縱桡心之走犢聚同隊之戲魚

業荒於嬉歲不吾與匪惟二三子之羞抑亦教者之憂
因記以為之戒云咸淳五年己巳三月望日迪功郎差
充嘉興府府學增差教授方恢記

復學田記

國家立學徧天下學之制小大不同學士之版衆寡不
同然莫不有土田以充儲膾焉蓋迪士以教贍士以養
可以兩備不可以兩闕倘戶外之屨孔多廩人之粟不
繼此亦與教者所宜盡心也官有閒田猶將鯁鯁然謀

之我疆我里而不知求可乎惟嘉禾眠漢三輔宣德自
近始庠聲序音日增月蕃非下邑遐障等厥田宜與學
稱歲入乃素畜臺郡每捐羨賦以為助檢柅不恪漁蠹
交病比歲滋以削聞三山蕭君祀主教是邦至之日喟
然曰教吾職也而士慚一飽徒教不能以自行盍思為
續日計舊田尚可考無多求益惟求其無所損直學表
鎮學諭沈應時善計會遂命以簿正搜匿扶伏未易枚
算其最甚則六和塔院冒據之田初院僧誘鷓冠顧氏

取其田四百六畝虛立賤買券約已而夏姓民稱其家
質田居十之一僧不應言買詣縣請贖令從之因論所
受顧氏田不如律告之郡郡不私有悉沒以與學僧屢
訟屢劔特以贖田者非質田子孫有司僅給此田餘在
學固無恙會郡博士踐更僧與胥為市乘罅去籍併已
沒田揜而有之涉年二十閱儒官六七弗究弗圖稔偽
成真至是隱狀始盡白乃疏於郡於臺中及漕叶心主
盟詰骨之姦仍歸之學僧怙器又訟之部部亦坐僧非

是僧遂詘乃合受田之數而歸其半向使潛墮僧計尺田且非我有也穡乃有秋廩食以裕來學雲合教是用興端自蕭君發之學之士德君甚願有以記屬之至再三弗勸予雖繫官於朝回首泮芹則丁年弦誦之所也記其奚辭嘗謂凡天地間事事物物失於昨復於今者皆可書庶浦之珠零陵穴之鍾乳直淺事耳尚侈言之矧田乎故春秋之書歸田曰歸我曰來歸皆志喜也今茲田逃釋歸儒不以養游民而養秀民名正言順豈可

書矣雖然復田誠士之幸既足以養其口體必將以養其心抑有復性之說一真之地萬善所根成之以學乃存其存情田易蕪學弗加耨外物欲攘失其固有則沿李翱三篇之書進乎大易不遠之旨朝講夕誨俾為士者皆知所以復其性是猶有待於蕭君也獨此田云乎哉予嘉君之功因以廣君之意吾邦之士其相與勉旃能無負師模之作成斯能無負上之人教養之盛意薄言采芑於彼新田庶幾不日見之嘉定十二年三月既

望朝奉郎充樞密院編脩官錢撫記

復學田記

禾興密拱神臯者善流化垂百年士知尊尚詩書來游
預林學廩寡弱弟子員無何春秋有補冬夏有校前後
按成比來者不能容相與太息乾道間六和塔有受施
田四頃有司詰不應令歸於學尋墮吏奸僧仍久據暨
考數故籍得其實已而訟訟而中分僧人抵不法繇部
而省不奪不厭殆三數改歲彼居上流之地且有福田

利益等語威動執要附城倚社誰與挈大杜戒諸生物
無鉅細各有主虞苟非學校事聽之可也一日吏持部
符至全璧歸於我恍然自天而下訪知大理司直楊公
刑部郎盧公之筆實主張是嗚呼以持鉢法門務自豐
殖又欲包有吾徒糞鹽樂道之奉聞闕拂膺韋邦闕典
具遇明有司彼以力爭我以道勝彼以無厭亡我以無
心得顧不韙與杜濫左學事既齋宇改辟規撫寢宏日
思廣明時阿訖之養得是實契初心用增生徒創童學

堂屢雲委幾倍疇曩詎曰一邦盛觀培護封殖俾異時
成德達材由此其選類不負所學以儼前脩者二公之
德也可泯而不書楊公名若宣城人今守清湘盧公名
祖舉永嘉人今直北門諸生請錄部符以昭不忘明年
七月文林郎充嘉興府府學教授吳杜謹記

進士題名序

進士題名何始乎始於唐之雁塔而後碑禮闈以紀同
年碑郡縣學以紀同鄉彬彬惟本朝為甚嘉禾行都扶

風郡獨歆乎以聞事告郡博士吳君春管君寅午相與
謀曰國家自開基以來列聖以道統授受諸大儒金聲
玉振至乾道淳熙而大備乾淳天子實毓聖是邦千古
英靈剛大之氣天發地育典章文物之懿溥華夏而施
蠻貊是邦有遺事可乎迺屬前廡士纂輯書載稽諏散
逸臚列而刻之石首歲年次氏名次邑里粲然秩然可
挹典型而追步武也渡江之前與宗胄之貫玉牒者或
未詳則存位置以俟續補吁是學也昭先登厲後來斯

文非小補矣前進士葉隆禮諭諸友作而言曰祖宗以
儒立國以科舉得儒吾鄉舉不乏人冠制科者冠廷對
者冠禮部試者赫奕相望由是為宰執大臣為侍從顯
官無慮數十固有清風竣節一奮不顧攻新法如仇甘
貧賤如飴蘇玉局公嘗愒愒憫惜之然遞芳流沃千載
下凜有生氣蓋未可窮達計也其他才品之高下學識
之純駁事業之偉劣權衡而取則之方寸中有靈龜在
毋徒曰工程文以拾青紫云乃作題名序咸淳元年九

月吉日書

免解陞甲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三載命臣肖孫出守嘉禾郡越明年
丁卯有詔賓興懼亡以稱上旨郡文學士恢間有請曰
郡為阜陸震風之邦士生斯地沐浴皇澤與河南南陽
等寵甚腴也願勒珉以揚景爍恭惟孝宗皇帝衍豐芑
泳羣材翹薪刈楚公卿皆此途選秀是邦者出而柄招
搖纏紫微履文石名彪炳於乾淳盛時視他郡為負絕

有開厥兆或者王氣扶輿所暨爾理考篤祐祖烈嘉淑
輔藩溥惠賚而洽多士為腆請及紀者免如監再則不
以年第進士超一級雖奏名亦與陞等湛恩汪濊士何
幸歟鐘鼎簪珂憲憲相望用敷遺於後人者無疆惟休
然以阜陵惠士之志待穆陵而始廣則廣穆陵之志蓋
又於今日有所待於皇聖治柄用元勳作成爾多士者
尤至風化醞淬恩絕沕涌英實日蕃以碩非獨禾郡之
幸亦阜陵之所深望也抑士之自待者蓋亦不負所學

思以仰答累朝天涵地育之造此則教養之初意若但
曰希恩寵邀利達則非所敢知也咸淳三年朝散郎權發
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澈浦金山水軍陳肖孫記

嘉蓮圖記

物之自形色於天地間者豈求知於人哉自連理之木
合穎之禾人指為瑞物亦以瑞應之天人相與之機果
在是乎柳子厚賀嘉蓮有表蓮之瑞始著近世以來證
為休祥形諸贊咏益不一二數也歲在癸酉禾興鄉校

池蓮並蒂子衿動色相慶且圖之以需其驗予謂此邦
實唐陸宣公父母之國今天光密邇上德薰陶寺丞商
公又以儒術治郡作成教養之餘士宜自奮安知無論
諫仁義不負所學者繼踵而出乎賓興賢能適時也諸
君勉之孟秋既望東陽潘友德書

至元嘉禾志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十七

元 徐碩 撰

報忠觀置田記

淳祐己酉南湖趙公誌於朝願以聽履坊居宅改創道
觀以伸區區報君忠國之微忱乞錫報忠為額仍撥長
春一菴割本家田十頃隸觀常在歲收租給道士熏修
費併贍其徒中書省下之儀曹儀曹下之郡咸言宜蒙

聽許越明年堂帖下迺請四明戴廷圭主觀事已而入
為太乙宮高士義烏宗純一繼之又以選為金庭觀去
未幾公亦蛻塵寰矣二子法曹君崇烈登仕君崇懋克
念厥紹匪懈益虔亡何登仕君遽早世法曹君恪遵先
志弗渝謂純一疇昔從公遊最久且經始預有勞走介
鄭重挽致純一亦幡然以來其再領衆也觀事加治圭
撮無私焉純一忠簡公五世孫予外弟也法曹君於是
介純一屬予為之記予觀世之仕者以問舍求田遺子

孫惟日不足為事輪奐照街衢矣膏腴連阡陌矣尺攘寸取猶未盈厭今公獨能捐我庇風雨之廬以歸老氏之宮輟吾供伏臘之粟以飽方外之侶念頭所在切切焉孝於親忠於君而不暇為子孫謀詎容與徼福者同日語哉抑可書也已道家者流清淨自命其高至於拔宅騰霄漢絕粒餐朝霞豈必以口腹累人者然日用飲食何莫非道父子君臣之倫道之大端係焉晨薌夕燈稽首萬壽固黃冠師職分當爾上帝之臨女無貳星辰

之昭布森列積忱對越一飯不忘惟無愧於是心則亦無愧於公之心矣純一與其徒盍亦勉旃觀之穎未見於文昌陸公所撰記亦詳矣若夫租之斛石歲之用度則載之碑陰皆不復贅公諱汝珮登朝簿正農扈出佩太守符持使者節蓋近時麟振之望法曹君今掾北府通敏而謹粹必能昌其家聲云咸淳五年秋七月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尚書右郎官黃

夢炎記

隱真道堂記

府治之東南相去二百步有道院曰隱真以來四方雲
遊訪道之士是院建於崇寧之間巋然獨存於建炎兵
火之後若有真仙為之護持者院北兩坊導其所從入
之路東榜集仙西標歸鶴或曰紹興初純陽真人曾到
單滿不納編葦作舍以打坐聚土成炭以禦寒自是歲
每誕辰有羣鶴回翔其上此其所以名隱真也而不知
嗣名公者又有高尚真人焉紹興歲在丁卯之七月一

道友戴青巾披青氅自言姓劉居濱州留數日而去雲
堂柱間題四十有三字曰行方便坐方便諸聖察上天
見得道安得身健但能晨朝洗面水不得浪濶起盜玉
津能顯九霄雲事劉卞功來仙語隱微衆亦莫曉信道
不篤者爪剔木前鈎畫透柱如點漆然方爭先快覩或
水飲其字可起沈疴開瞽矇試者輒效有一醫庸而貪
以新易舊刮墨和劑竟不復驗亦足以見真人不肯專
利一家矣乾道間真人復來稱姓氏州里如初時既相

後人不復識往望吳門外一畫工家自起藁使繪其像
番錢市縑繪成復往觀喜甚約某日齋錢取去問其姓
則曰劉問其寓則曰隱真過期繪工來訪則真人已去
涉歲寢遠工以像鬻於市為伶人王綺所得一夕綺夢
真人視像維肖特身形長大爾叱綺曰汝留我在此許
時如何綺驚寤訪諸道院至隱真始知顛末遂歸焉道
院主人張君倖狹小是院方議改築稠人中有青衣人
出曰此乃神仙經行之所謂福地或遂遷徙此地却

作何用議竟寢止脩雲堂創聖殿周以門廡後嗣秀王重為建造良有以也郡人余元輔初入學館實鄰道院嘗言有一老媪丐諸塗腹大若妊非杖不行止則仆地忽遇青衣人叱起予藥如芥子使吞之有水自腹中出尋即平復問姓不答但云在隱真道院其遁身濟人類如此淳熙初雲水客張寅者道號陽光逸人來自金陵瞻象起敬話及錫山寶文李公謨宦遊河朔以職走濱州訪真人得制誥繪像石刻為家藏之珍乾道間真人

一到其家會詩文觴客弗及接題詩埽壁墨滲澈然蓋
即夷堅志所載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轉呼遲
不如拂袖穿雲去惟有落花流水知託言小郤實真人
詩耳主道院者方盡得其源委真人居濱之安平鎮徽
廟朝屢詔不起守臣奉旨寫真藁成真人即自讚曰韜
光晦迹居環堵閉息凝神事事踈漫許丹青傳道貌難
將妙筆寫真如奏上降勅云朕高古人脩真勵行道興
於世今乃見之爾趣操不凡蕭然一室招聘屢往辭避

不回宜錫美名用彰清節雖云冲魯尚克欽承可特授
高尚處士時政和六年八月十九日也今道院主人錢
道濟求予文以記其事故為筆之嘗聞高尚自贊其真
影曰真中影充饑畫餅影中真花稍暮春非影非真是
謂上人謂非充饑之畫餅則必有濟人之實謂非花稍
之暮春則必有先天之靈惟其妙隱顯以莫測是以與
造化而長存道濟其心領而意適庶或親逢於上人端
平改元巧夕前三日汲古軒關拭表卿記

欽定四庫全書

五元嘉禾志

至元嘉禾志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十八

元 徐碩 撰

精嚴禪寺記

佛之道至難學也毀形而苦行割愛而忍辱食以粗糲衣以壞色器以瓦鐵誦經禮佛求師問道從衆應俗登門望施修齋設供土木營造像設修為之事無一不為至於口腹之欲紛華之欲男女之欲凡人道之不可無

者一有犯焉則有司得以治檀越得以棄天下之人莫不起而議之佛道之難學蓋如此秀州精嚴寺舊號靈光即東晉選部尚書徐侯熙所施之宅寺鄰於市寺亦為市僧居於市僧亦為市既為而久既久則盛其分房裂戶以百數而為之徒者且數百人龐眉皓首畏罪慕善閉戶燕坐勤力進修者往往有之而血氣方剛聞道未篤六識所誘一念不固者亦所不免也淳熙四年直寶文閣韓公彥質以黃岡政成聖恩優異付以茲郡公

遇事精嚴濟以公正下車未幾姦伏弱直優游撫馭遂以無事推其治理勤厥外護迺請於朝願以是寺改為十方有旨從之於是籍寺所有得二萬餘緡招一因師俾主其事因資巽悞不任是責侯即喟曰變律為禪欲藥其病變不如初吾且有過迺黜一因命諸山選一道行可以經理者衆以十六輩諗公公於其時擇一永祚師景壽使補其處壽公道學院高世法亦熟年未五十而十主名利升座之日法音揚暢舉揚宗旨合因與果

演化道俗復以叢林所立規矩先以律身還以導人瞻聽所接內嚴外敬頑革善入一倡百應先信後捨無有齟齬皆順以附緣法既契迺取故老所用之餘計四千緡并前韓使君所施之財與大衆之所施者又為數千緡鳩工匠會竹木商瓦甃給僱直凡為秀王祠堂三間戒壇一所廊廡三十四間法堂一十二間僧堂六間雨花堂五間前資寮行堂共一十三間旃檀林後架二十間為水田二千餘畝歲得米一千餘石為蘆場二千餘

畝歲得薪五千餘束經始於五年之春三月斷手於六年之夏四月始師嘗曰寺成當求記於王居士既成使其師源以其本末來希呂使謂之曰夫應時有緣悟道有性化荆榛為道場闢市井為佛地易土木為像設改喧闐為禪觀凡見於有為者是為緣著一盂糲飯聚四方衲子大開不二門共究無生理凡歸於自然者是謂性今師既已奮空拳竭願力了大事破羣疑矣蓋亦息乎其所以為而思維其所未為者自緣而脩性由性以

悟道以上報國恩而次報佛恩乎師曰諾迺為記之復以倡言終之其辭曰佛身廣大充兩儀肉身有壞法者非波旬有請不可違雙林弟子涕淚垂六反震動人嗟咨付與迦葉法與衣其餘佛法得者誰國王大臣專主之檀那有力同扶持維昔東晉咸安時徐侯家居海之湄夜有光怪經天維迫而視之井所為迺請捨宅為佛祠年來井神不能竒蜂房蟻穴生瑕疵既久而變亦其宜韓侯凜凜百吏師有意外護非已私壽公之來乘始

基補偁百弊研毫釐以身率人人相隨內嚴外敬自此
推始終一律無可疑一唱百和風聲移中堂幻出高巍
巍廊廡繩直遠近齊方丈寮舍相發揮山田水國日用
資自起一念不逾碁算計見效如所期雖然佛法非一
歧傳道應緣實相依靈刹衲子湏自知請師開門拈白
槌來看兄弟相磨治以篋縛肚捐飽饑說出諸方上上
機一洗萬劫貪嗔癡佛法到此尤光輝朝散郎試兵部
尚書兼給事中兼脩玉牒官兼侍讀王希呂記

興聖禪院記

嘉定元年九月權發遣嘉興府事臣希道言臣所領郡治嘉興縣縣丞之廳正寢東室實惟孝宗皇帝慶毓之所七紀於今丞轉相授與常官舍等無以稱神扈人仰之意臣至之日始徙丞居即加汎掃繚以周櫺崇護之禮懼未宏也粵庠序生徒閭井耆老麋至謁曰往年秀以列州得名為府近者士不繇貢羣試春官亦惟毓聖之地樞電所屆昭示渥恩而龍戲之館亦昭之宮獨後

表章詎非闕與臣希道竊伏思念忘寢與食爰即故府是諏是稽恭惟藝祖皇帝太宗皇帝赫靈誕聖於汴於洛後即其地咸建佛刹曰應天曰啟聖英宗皇帝由齊州防禦入繼大統州陞節鎮是曰興德潛邸為寺亦沿厥名載在策書可援為比臣希道猥玷屬籍系為委安僖王曾長孫臣祖嗣王臣伯圭嘗欲建請未及聞上繼成先志責當在臣況復際遇叨守是邦今而不言死有餘罪願即承廳改創佛寺且以臣疏下之中臺討論舊

章賁以名額仍陞軍號得偶齊鎮上以慰孝宗在天之靈下以表臣民推尊之敬抑為薄海生聚祈祝請福臣希道謹昧死以聞十月甲午詔禮部太常寺擬定禮部尚書臣時侍郎臣奕太常少卿臣禮奏嘉興府擬陞為嘉興軍嘉興縣丞廳宇擬更為興聖禪院十二月戊辰制曰可秀人聞命懽聲如雷郡以制書從事榜揭軍名乃遂庇役撤廳創寺斤工墨師勸力子來明年十月寺告成重扉伉壯兩廡深靚左右複屋棲鐘若經中儼神

御前殿後閣列肖諸佛菩薩丈室以居上首閎堂以容
緇徒齋寮庖廩凡叢林規撫靡一不具為屋大小合二
百餘間輪奐神麗為諸刹甲園觀和會拜跪瞻依謂宜
有紀昭示無極臣機竢罪政府與聞奏請詔報本末未
興又鄉郡也僉諧授簡不得而辭迺拜手稽首言曰惟
聖駕生膺圖授籙天實啟之儲祥孕靈地實成之渾淪
冲漠妙於天者難以知窺扶輿鬱積發於地者可以誠
考瑤光感顓昴宿標禹傳雖不誣驗之無朕至若舜之

諸馮文之岐周輿圖昭然千古在目臣子之於君父也
坐見於墻食見於羹精誠所存隨寓而著過虛位必趨
遭乘車必下因物起敬儼如參前而況地靈所鍾聖迹
所肇委置湮汨弗虔弗蠲人謂斯何皇上昭茲神武通
追來孝宵衣菲食必勤必儉立政官人克明克謹設施
注措動法孝皇至於恢顯之章尊崇之典事事物物極
其豐備矧三朝成憲炳然如日宜乎覽郡守臣之奏詔
亟俞之惟恐後也若夫建明之宜奉行之恪經始之審

告成之速費不害公役不加民則臣希道之績視公子
奚斯為固愧臣亦既叙次其事俾鑱諸石復拜手稽首
為之銘曰

於赫孝宗

紹隆中興

武藏不殺

文偉丕平

作其即位

二十七載

德參兩儀

仁冒四海

在厥初生

于胥斯原

禦溪之水

樵李之城

昔在光武

濟陽載育

嘉禾九穗

歲應大熟

昔在高皇

沛惟帝鄉

萬歲之後

魂魄不忘

惟我烈祖

發祥齊媿

郡名昭符

婁協嘉社

對越在天

神無不之

迺睠於秀

永言懷思

詔作梵宮

榜曰興聖

通駿三朝

駕方軌並

宏址穹隆

高擱飛棘

榻虔妥靈

來燕來翼

像衛嚴飭

丹雘華新

徵福金僊

敷錫庶民

禦溪淵淵

槁李業業

夾輔慶基

昌于來葉

槁李業業

禦溪淵淵

匹休宗祊

於千萬年

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權提舉國史院實錄
院權提舉編脩國朝會要同提舉編脩勅令嘉興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七百度實封三百户臣婁機撰

興聖寺記

天以皇朝世有明德惠洽黎民申眷命於高宗中天立

極用再造我區夏孝宗夙自秀邸毓質少海以承堯禪
祇若慈訓誕保此丕丕基精一執中之傳有光往牒維
今嘉禾興聖禪院則上聖載育之地也斗樞繞電而壽
丘輯慶赤龍遊河而慶都孕靈帝命溥將百神先後父
老傳頌可考不誣慶元更元州陞為府迨嘉定戊辰歲
昉因守臣希道之請加賜軍額仍即其所規作梵宮扁
以今名所以紀長發之祥示四海以有尊也地接縣治
位置褊淺無以肅觀瞻甫及四紀而支傾植仆之不暇

守土者何以辭其責今皇帝在位之二十八年郡當擇
牧上念畿輔股肱烈祖在天之靈不忘顧眷命大臣差
擇其可寄以赤子者得太府丞臣與訾奉班列即日佩
以章綬始至款謁廟庭退而諏之僚吏曰漢制郡國得
立祖宗原廟我國朝陪京及車駕嘗所臨幸咸即寺觀
創殿以奉安神御而洛師之應天啟聖則又即誕生而
紀瑞也維茲興聖伯父臣希道實倡之粵四十有五年
而臣與訾嗣領郡寄臣與廸同時持常平使者節按部

浙右向之苟有而未全者若有待焉夫今不圖人謂斯何往復究度舊基之左右乃牙民產倍其值以償之由殿堂門廡以及庖庫皆革其故而取其新不侈不陋十閱月而崇成捐官莊田地二百七十有七畝合舊田地為一千八百二十有八畝畀寺僧以給齋厨費出於臺郡搏節之餘不以勞民是役也大宗正嗣秀王臣師彌實主其議拜疏闕下上為援筆大字書流虹聖地興聖之寺八大字命鉸梓塗金揭之新剎龍蟠鳳翥日麗星

輝者老聚觀感慕洒泣臣師彌被旨袖香奏告道雲川
以圖示臣公許曰此國家盛美若嘗以簪橐陪法從來
鈇槩掌內命盍為之記庸詔久遠臣固謝不能而竟弗
得辭竊惟藝祖以神武膺圖肇造繼統以太宗而天下
以定高宗以艱勤紹復遜位於孝宗而駿命以凝至公
無私與天同運孫謀詒遠配天無極丹書所紀曠古鮮
儷小臣固陋何敢妄以管窺惟是隆乾淳熙盛德大業
得之面命心傳見之躬行實踐近接耳目為法可傳於

天下者有二言曰仁曰儉而已惟仁故見善明用心剛
愛惡是非得其正惟儉故處已約待人恕刑罰賦斂得
其平自涉大位以訖倦勤授禹惟日乾乾祇畏於民巖
中外敕寧風俗淳厚士大夫咸以禮義廉恥自脩飭紹
熙慶元之際國家賴以扶顛持危者猶昔日所作成之
人才此無他仁儉之德積於躬者厚而化於人者深其
培養之道感移之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盛矣哉若夫
篤於尊親謙以自牧雖震風之所未嘗一語及焉逮寧

考御圖通追來孝始克舉行曠典道隆德重而退藏於
密業鉅事閔而民無能名刻詞豐碑所以侈盛美於無
窮示來世以必葺也臣謹拜手稽首而述以頌曰宋受
命古帝有十一世篤生孝皇神武哲睿藝祖之孫高祖
之嗣毓德青宮揖遜以有帝位丕顯丕承克順克比厥
初發祥秀水之渙帝實啟之百靈萃止若昔壽丘樞電
薦祉慶都河流赤龍紀瑞有開必先古今一軌於赫梵
宮作鎮星紀昔臣希道以宗室子來宣藩條茲焉經始

敝弗之圖鮮不心愧臣嘗假守臣彌將指同是肺腑同
所出自諏之嗣王典宗正事老臣師彌奏聞九陞皇帝
曰吁天命匪易念我烈祖宵旰致理德鉅業闕道洽政
治積慶有源涵洪演迤施及曾孫式承式繼伸紙濡墨
為八大字鳳舞龍蟠星輝日麗欽佇飈遊聿嚴嗣志皇
靈赫奕百神翼衛心法所傳仁儉而已矣惟仁足以祈
天命惟儉足以承天意於時保之夙夜敢替小臣作頌
庸侈休美莫高匪天莫厚匪地於千萬年作宋元祀淳

祐十一年龍集辛亥仲夏初吉謹記中大夫寶章閣待
制新知婺州軍州事兼勸農使詹山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撰

重脩興聖寺記

禹薦益於天至太祖生於汴而後益之子孫始得以有
天下太祖薦太宗於天至孝宗生於淞而後太祖之子
孫始得以享天下猗歟盛哉天為太祖後生孝宗故為
太宗後生高宗高宗生與太祖同丁亥此天心也即位

同南京改元建炎同建隆此聖心也而人未之知有臣
寅亮慨念湯緒知天心聖心矣而不知紅光照室已應
於即位改元之冬嘉禾紀瑞又先如漢中興時矣三后
在天世德作求如編雅當申以下武之述周者天既生
孝宗於澗之右以紹中興之烈復生理宗於澗之左以
衍百世之治功初嘉定守臣希道建之淳祐守臣與訾
乞扁至是奎文樞光交煥河漢中更寶祐乙卯鬱攸之
灾官軍士民衛神御惟謹戊午旨頒祠牒若干道為脩

復計下之郡從嗣王師彌請也郡未果明年景定庚申
復以元賜命主僧淨志任貴從嗣王與澤請也申錫無
疆及爾斯所如編頌當儕以烈祖之迷商者淨志當事
自方丈法堂以內規以立咸淳己巳特選主首以僧惟
實當事期年兩廡山門以外工以備癸酉春旨奉安神
御又從主祀與釋請也新廟奕奕寢成孔安一如祖宗
制安居粒食優游閒暇亦便浮屠教夫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理之常也乃如之人兮西方之人兮同事釋氏同

師偃溪今乃能同力以事君惟實嘗興寺洪都謂叶唐
五百年佛識今乃前作後述復百二十年潛邸盛典至
此知人心之天即天心之天也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如
編書正正當驗之以益贊於禹者謹拜手紀本末以俟
編諸詩書之策朝奉郎添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
字兼福王府教導官周方記

重建慈恩塔院記

余幼肄舉子業周遊問學諸郡則憇天慶坊劉氏邸絃

誦所餘暇婆娑金魚池月波樓下慈恩塔院比賢樓側
吳省郎說所題額及護國保民諸天道場扁愛其書畫
婉麗駐目玩視不能去亦愛金魚月波二扁篆古而隸
雅惜三者輪奐未稱景趣耳自余隸東學策末第三任
從官舊遊夢弼及茲重來慈恩鼎新改觀佇立唧嗟有
老衲祖輝者揖余曰此院以開寶年掘地得石佛石香
爐相輪因利而建蓋亦向來之佛院也治平改今額建
炎南渡而隳一塔亭亭獨存餘悉就圮余二十年竭力

起廢龕經繪歲至庚午秋開軒于塔北辛丑歲僧堂重
創大殿裝嚴丙子至甲申而備庫院徹蓋鐘樓甍飛庚
子至癸卯而成洪鐘鑿治於今春四方建場於嗣歲內
外粗具已方圖紀刻君周覽興慨龜趺其屬筆哉因喟
然曰王荆國昔紀龍興寺謂孔氏之道易行非若浮屠
氏苦身窘形之難也然此每失之而彼得余前未之信
也今輝也獨能以三十年不急志力而中興頽圯舊扁
具在典型不泯而金魚月波尺椽片瓦莫加焉公飾

去舊幾相什伯此夫彼得寧不信然其有以闕之

歎不自

闕

者得無啟於斯言淳祐五年上巳

日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
兵軍正趙孟堅記

招提教院置田記

嘉興招提教院考之紀載則唐刺史曹君之故居也光
啟四年捨以為寺勅名羅漢院國朝治平初改賜今額
規模雖未大然在元祐間名公鉅卿如荆國王公內翰

蘇公更唱迭和寄題靜照篇什盈軸靜照即院之一室也能以一室聲聞京師蓋一名刹矣中間一罹建炎之兵火再厄寶慶之震凌殿室廢圯而弗脩廊廡傾頽而弗葺紹定壬辰寺鄰吳供檢煥惻然動心自捐已帑鳩工聚材聞者樂助鄉僧懷啟開其端師誼贊其成自山門以至漏室輪奐一新嘉熙己亥繼以懷禮啟請檀那曰規模視昔固已大矣廣其居無以飽其徒可乎於是已施者無勸心未施者皆興念遂得常產以為香積卒

歲之儲由今而始苾芻之供可以繼矣蒲塞之饌當不
乏矣懷禮歎門求子記之並欲列檀那名氏書之碑陰
余辭不獲姑為述其大槩既而語之曰師亦知夫一飽
之不易得乎夫捐金得土以為爾刹綿遠之利檀那不
多得也寒耕暑耘以應爾衆饘粥之需農夫亦甚艱也
師盍歸語諸徒曰如來積功累行至現報身於王舍城
猶未免持鉢乞食今之為比丘者顧何脩而受成若是
要當審其因果進其學業諦想其空法室絕其塵念以

祈福祥以酬施惠庶幾可耳毋徒曰我等瞿曇氏之種子也法當受是懷禮曰唯嘉熙庚子暮春既望朝散郎新知雷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徐植記

惠安禪院記

昔釋迦拈花正眼先付大機大用普遍河沙利及四生功霑九有從窮三際橫亘十方萬象森羅頭頭具足自是慧燈繼照久而彌芳歷代宗師相印茲道同體異用警悟羣迷瞬目揚耆拈槌擊拂交馳捧喝坐斷生死無

非得佛心宗悟佛知見嗚呼盛哉若乃帝釋折草梵宇
翬飛貝闕珠宮丹楹刺楠長廊廣廈複殿重樓建立於
屈伸肘間成就於刹那頃際變化莫測凡聖難窺嗚呼
休哉像教肇興聖君出御宏持正法益使流通得折草
神通具拈花妙用兼二德者間有人焉南徐焦山成之
孫汴京妙慧光之子長水惠安立其名者乃常人也有
佛子願力具丈夫身心於遊戲中見殊勝事回狂瀾於
既倒銷魔外於已陳體用一如理事無礙遂能鼎新寶

社特立叢林斬斬可觀得未曾有見者歎且仰焉方立之未榛也余適取道於此善其道力人事為衆所歸寬猛得中疾徐合度知其必有所就也越三年余守是邦間從賓客過之昔所謂瓦礫者今楹庭雄麗矣昔所謂荆棘者今金碧輝映矣高堂深邃萬瓦參差鳴鐘鼓之新音唱宗乘之妙旨立於茲方可謂能矣奮掣電之機雖末山總持豈容專美有超師之作使焦山妙慧不殞餘芳於見比丘尼身者皆易得耶一日立偕其徒力請

為記歲月余憫其苦志而喜其有成故為書之惠安本
之居也其徒以之聞於州刺史王公浚明請於朝始更
禪刹命立來主道場實紹興七年閏十月也今善法雲
堂方丈浴室與夫厨庫之屬靡不周足維佛殿尚闕焉
會見得髓得皮之人共助出力出財之施矣復何憂哉
余識成於京口見光於夷門會立於吳興知之為詳故
於營建之外為紀本末尤悉主僧名道立號祖鑑錦城
人云紹興甲子四月壬午朝請大夫充秘閣修撰權發

遣秀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交安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信安劉阜民記

至元嘉禾志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十九

元 徐碩 撰

碑碣

松江府

文宣王廟記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冠於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為非嚴無其教則杜

子美謂庶民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垂範將來挾狂簡
之肺腑判冥頑之耳目庸淺庸鄙又何加乎若乃誦聖
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為己任將尊道為士
先苟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郡之劇邑也當
土敞水煩之地屬風頽俗雜之餘民無堅正之心世尚
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佞佛以逃其禍先王之教咸
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委頓自錢氏納土宋運有開年
厯寢深邑長相繼殊未思政理以五常為本五常由夫

子而明必有所宗是宜崇奉率視如弁髦之敝孰能存
愛樹之心介於剝梵之隅甚非尊禮之意今天子明神
所勞裡享聿脩典冊攸存牲幣靡闕而況褒成教本位
極真王通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國章之舉廢俾
鄉校之知方少傅劉君是以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
族代傳素風養勇久負於一鳴適道無辭於寸祿下車
而姦盜屏假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其至
止首謁聖師撥蠨蛸而入戶庭履蔓草而升堂陞致美

且慚於黻冕改為奚及於緇衣列像隳殘侍坐跛倚徘徊瞻覩俯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求隙地得於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薙氏度中伐之木命以梓人民忘悅使之勞吏謹不愆之素由是重門秘殿敞大廈以耽耽東序西廂亘文櫨而翼翼後乃殖庭之宇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既閑陋斗室之非度縮版以載見宮牆之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捐計日之俸儼眸容而允穆飾華衮以鮮輝入室之賢僉僉侍坐陞堂之衆濟濟負墻

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而兼列如在之威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敦焉俎豆常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雅之儔沒沒無愧矧夫王猷允塞文令闡揚夫子之英煥然獨久豈獨行於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樂善學媿親師聖難言誠甘取誚互鄉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於無文不朽幸刊於美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有一日陳執古記

華亭縣學記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知秀州華亭縣事劉
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而闕
右廡食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彘得以游
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惠民徐以
善言風諭邑內邑內欣喜莫不奔走以承命於是學始
繕完又風諭得衛氏子買園子監書以資諸生乃屬其
佐劉發為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也必為記不忘

前人之功力耳已而發解官劉侯又以書見速且曰學始謀於陳侯卒建於陶侯無以吾廁於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耳目非可誣也輒廣記而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卑陋旁不可以為齋館自吳侯為宰已嘗有意遷易然而勸導率不就後三十年而陳侯謚復議建學是時邑

人衛公佐率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
即築土治木預為戶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
侯以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為佛
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
侯鎔為政而公佐死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為公
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於是
邑子朱賡朱伯揆周揚許洙白之於陶侯使侯因之白
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

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
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實其言矣而
他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於劉侯蓋若有待焉夫
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學士大夫方
士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求及其入官則背之果何
以哉蓋上之有程督者嘗在獄訟簿書而考績不急於
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校於多士之地或有其意
而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

不能成其功故發詳記其實以為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此其難無致於廢而不治云華亭縣佐劉發記

記縣學序拜儀

雲間士藪也其于道德之化近於禮宜習顧有因陋未皇革者歲元日至相與會拜浮屠之宮雖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來蒞茲邑纔累月政成博咨風土之舊或舉以告侯慨然曰齒尚於鄉禮

明於學古也吾學於鄞里人講是禮於州校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倣而行可乎於是陽復之翼日薦紳冠帶總序鬻字序立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年者主其事禮竟循廡而陞布席進德堂相嚮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則列父兄後魚貫雁行閭閻雅雅侯與僚佐盛服觀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可不書尊師具儀敬也示化媿俗仁也貴老順長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歟迺命林卿誌歲月詔

來者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名教厚俗為先州人慕嚮久之不變後進於長者脩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弟盍世守之以無忘鄒魯是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數學尚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亦修挺拔俗人也豈可量哉胡修卿記

布金院經藏記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已者其行淳白善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顏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越二年而告成函以文木襲以絺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厦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巖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畧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

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恐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有

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
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
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論輪者可以普正
諸苦隨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善解
其義其文足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云嘉祐丁丑
歲十二月壬辰陳舜俞記

隆平寺經藏記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浣瀆之口島夷閩越交廣之途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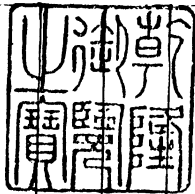
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之所會也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怵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自恃也故其重楹複殿觀雉相望鼓鐘梵唄聲不絕頃寺之隸鎮者三獨隆平箴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陳守通乃始出貲購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即法堂舊構合衆力植巨軸貫兩輪納匱五百倣雙林善慧之制藏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寧五年之季秋成六年之孟春而髹漆

繪事所以為莊嚴者垂十年功不克就元豐四年曹侯
永逸王侯景宗之來也憫其垂成而廢因籍藏之所入
發其端更其徒行清主之未幾城邑區聚由廬遠而下
凡十人不謀而赴隨力之厚薄皆有以相其事規模法
象即其畫皆合高下度數按其體皆可考表二丈有二
其崇加三上為諸天宮者八下為鐵圍山者二承以藻
閣覆以重簷八觚竦竦方甌鱗比雲蓋雨華繽紛蒙蔽法
從導衛循繞環匝翼以天神扶以力士欄拱欒榭櫺牖

扶柱皆雕縷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靡麗
侈富言不能既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材之費
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之四塗繪
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黑白二衆落成之左旋
右轉聲蔽鏡鼓觀者為之目眩聞者為之耳徹於是人
知方等一乘圓宗十地之為可依也始如來以一大事
因緣出見於世曲徇根器巧說譬喻最後乃云四十九
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秘密法藏獨示於靈山拈花之

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直說法無聞無得者是直聽法
所立文字假名權實是以尊者迦葉之集四筐大智文
殊之結八藏近傳五竺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
士衡投火而不焦賊徒盜葉而不舉其功德博大則有
若聞一偈而入佛初地待一經而生天七返蓋經典所
在則為有佛書之虛空天蓋上衛況嚴持奉事如此之
至哉嗚呼竭大海水盡妙高山雖筆墨有窮而不能及
佛一句少分之義以余之淺陋何以語此而行清數來

請文所願贊其成也於是字書元豐五年春正月馮翊
陳林記之襄陽米芾治事青龍賓老相過出此文愛而
書之



至元嘉禾志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至元嘉禾志卷

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騰錄監生臣李連城

欽定四庫全書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

元 徐碩 撰

明行院記

華亭圖牒載春秋時夫差三女子墓田曰三女岡聲詩
則播諸唐令尹詢并荆公王介甫都官梅聖俞邇岡之
刹曰安和晉天福五年蔣漢瑊環堵中芬陀刹花擢於
陸聚族而謀曰是八吉祥六殊勝處盍施諸釋梵家遂

基此剎楨幹於是者曰本立病潮蓄岸址白漢城議徙於此改曰明行用淮海王錢中令歸朝所請之額堂宇樓殿金碧輝燦雲棲駕飢月行璇題具如經說凡所當有罔不具藏乘二千餘卷棗栢大士華嚴合論在焉鐘梵壓萬籟為一方宅心紀想之地遷善遠罪者咸知鄉方一燈長明四檀委輸規矩準繩有條而不紊五季方中水立晝昏真人應期民登衽席聖聖授受幾三百年未聞識載固自若也云胡慧日求記述為日曰故國喬

木其大蔽雨其高垂雲可無封殖日冀茂長風雷之鼓
盪雨露之膏沐而至此也一刹百堵容數千指功倍封
植惠戒剪伐人天之所瞻龍象之所愜不啻故國喬木
罔知創建之艱難則將怠乃訓盍講明以詔後世不亦
可乎因其說係之以辭辭曰五季中民迍遭沸如糜號
無天中令君吳越錢奮一旅國萬全玉節勁金城堅土
海國遮中原振義聲開福田空寂崇經象傳幢剎建泉
貨捐為帡幪持危顛誓子孫銘肺肝摛錦繡包山川

闕

歸德同永年帶如河礪如山與竺乾無黨偏勅差臨安府
淨慈光孝禪寺住僧北礪居簡記

明行院結界記

余作三女岡明行院記於嘉熙初元越二年結大界相
成薦請紀其事其說曰天可陟吾疆不可入地可陷吾
疆不可犯不吉祥及諸惡律儀自退舍於廣莫之野而
無何有之鄉且夫天地之大八荒之廣縱而無際橫而
無朕雖吾廬千柱萬礎磅礴川谷包絡平野眇而眇之

一撮耳吾身小天地淵乎方寸者心也至微也至幽也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灾彌淪心為本根不絕其根滋
蔓固既乃於是中自燔自溺然則界相在此而不在彼
曩記錢塘大雄院創建之顛末嘗究其說矣今此舉行
墜緒補有寺以來闕典故申言之且嘉其事法精至而
秉法攝僧攝衣攝食唱相羯磨與波羅提木人絲毫不
忒皆寺之傳教比丘慧日講明而奏厥功乃策其勲而
係之以辭辭曰善乎明行大界相之結也瀰滿清淨於

其內他莫我干也噫結固易與爾守難乎哉傳曰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備禦侮也非擊柝戒嚴於其外則猾闖
狡關強侵暴陵重門果何恃譬夫倚界相之固不希勝
進般樂怠傲習宴安之鳩自以為安室利處忘自求多
福則非吾所敢知僧北礪居簡記

福善院鑄鐘記

昔皇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蓋鑄之始也名從律之器
揭治世之音上同和於天下協贊於神人暨西域聖

人化寢中國海貯真教星羅梵宮方袍之士佛肆之間
亦建鐘焉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或謂振豐隆之響
鼓鏗鯨之聲警六合之衆息三途之苦天下之人信服
斯語悉務蠲施曾無間然矣福善院屬秀州華亭縣之
西北隅內熏浦之陽僞吳貞明六年之所建舊曰尊勝
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錫新額斯院也樓殿輪奐廊廡
完備像設孔嚴緇徒櫛比惟鐘闕如院主沙門遇來大
師幼脫塵網素演竺書內行醇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

然嘆曰凡燕居蘭若式遠郭郭苟無鐘梵之音曷為我
晨昏之號命耶遂命弟子紹諲與耆宿僧德成歷冒
風霜徧誘檀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善首施淨財三十
萬由是近者遠者靡不悅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諲乃抵
郡薦狀乞聞天庭尋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年
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洎天聖二
年歲之豐和俗稍蘇息諲復率衆聚財再聞郡政乃命
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贇涖而鑄之公芳猷蘭

馥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事無曠十二月己巳鳧氏設
良冶而鍛鍊焉境邑士女觀者如堵銅既山積火亦烟
熾洪爐啟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廉借力凝煎沸騰
翕赫霄壤俄而烟飛焰歇豁然中度華鐘告成厥功斯
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作而大鳴激起人天聲聞遐邇
不亢不鬱不擻不窳匪獨導我之真侶抑亦聰彼之羣
聳縱使漢宮千石感崩山而發秀豐岫萬鈞應嚴霜而
振響豈得同日而語乎諤下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叙

事牢讓弗遑謹直書其實云爾時皇宋天聖三年二月十五日呂諤記

延恩寺律師行業記

律師諱元偉俗姓陳建溪官族也世業儒大父朝請考教授皆以明經擢高第母張氏嫻於婦道處家有成法二弟元仲元傑俱有俊聲皆嘗兩預薦書師以塲屋困躋心形勦瘵傷世締之益靡悟歲時之易流謂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乃割愛離親捐妻棄子遂為浮屠氏之歸

投華亭超果法師慧道為師即姑蘇北禪梵法上之高弟也受具足戒既務進律脩己甚苦日不再食衣不再絲不澡身者凡三十年蓄蟻蝨而不殺施水火以淨戒晝夜作禮曾不少休至於起居食息之頃細戒密行未易悉數見者甚難師持之如一日也自圓頂以來凡淨髮墮爪悉聚而歸之先隴以見不毀傷之意道公謂曰汝持律甚嚴殊不易得正恐難為爾師胡不舍是之律師曰諾敬受命乃如杭習律於靈芝元照律師未幾所

學甚充別同志曰吾儕小人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何為其然是蓋伏吾教以取給於人耳誠能推廣其心勞苦其力作不貲之利事上不媿於佛祖次無忝於飽食煖衣之施迺於紹興甲寅即嘉興之華亭縣西訪得接待舊址建屋數楹憧憧往來之旅以將以迎復經營膏腴地以為糧糗之需俾負者得息苦者得憩宵無所依糧有不給者皆得仰焉雲川思溪王氏以好施名師嘗謁之王亦喜聞其戒行且識其營建塔廟悉有條理遂設

清淨供留連數月就所居旁以緣事屬之師云此吾志也欣然領畧於是樓閣翬飛丹堊煥爛閱歲而就過者嘆仰咸謂龍天化成曾不是過即今圓覺寺及經坊浮圖是也向使業履有虧不足服人何所至輒就若是亟耶師行化闡教利物素志既酬一日集衆弟子告曰吾祝髮越鄉井以大事因緣風餐雪虐幾徧江湖筋力已倦至於死生去來予照破既久聊為諸君異日佳話遂命設高座陞之敷揚宗旨彰明性根句句超詣且謂其

弟子法安曰予生固無歎死亦何憾惟冀汝輩協力同心不墜吾志若死當就歸予身於此以閱道場之興盛言訖而逝實紹興乙亥二月癸未也及其闍維烟所到處始有異熏襲人道俗無遠近悉皆合十指爪以謂平時戒定善果之報俗壽六十五僧臘三十一度弟子十有五人信俗企敬願執弟子禮者又數人迄今殿宇佛像法器供具無一不備優婆夷塞得度者亦不下三五輩願力深重神識洞明密有以尸之耶予之生也後不

與師接其孫道材哀師戒行遠以記請顧予何堪然斯
刹之建實大父徽制守禾興日以師行業為請於朝界
延恩報德為額則於予又安能無情勉為詮次用紀其
實非以文為也嗚呼人生世間如露如電沉迷沒溺惑
於應酬內磷性真外健物欲其能洞燭此理者十七二
三至於捨易趨難百不一二師方勤事菽水日有妻孥
兄弟之娛田園溫飽之樂矍然擺脫世網於淡泊寂寥
地乃爾甘心是皆宿植善根不忘佛受記故能宏大像

教所向利益如此今亡矣為其徒者盍勉之哉慶元丁巳人日從事即前寧國府旌德縣尉劉百福記

白龍潭記

華亭在三輔為壯縣環邑皆水交錯於中其流濁而不深有一水焉獨深而潔可淪可仰於衆流之間者白龍潭也潭以龍名舊矣按圖經在縣西北三里非若青龍名者蓋以吳嘗置青龍戰艦而得名然此則實有龍蟄其下歲或旱暵祈澱山不雨則必來乞靈於此潭隨禱

輒應應必雲霧四集田野晦冥潭水上湧而甘澤霈然
不有神靈安能致是哉自昔迄今龍之功茂乎而古祠
不存於祀事為闕典紹興初有華嚴道場於潭際諸方
之老禪宿師莫不造焉歷時滋深地亦變遷蕩為民業
邑有黃道者自童中出家天資朴茂梵行精潔久遊方
外廣叅知識踰四十年頓釋蒙滯盡得其要領而後歸
每慨江湖禪衲鮮有放包之所且佳其山川旁舍雲岫
滿目勝槩如此以為神龍潛躍升騰變化之區是必福

地迺超然有拔俗之志遂卓錫誅茅結廬其上息心安
禪時說偈言若已得解脫知見出世間法者然於是邑
人尊其德高其行相與捐金助成其志不閱數年而精
舍益葺堂廡莊嚴皆徹而新之嘉定丁丑歲鄉閭之樂
善學佛者為其落髮被伽黎受具足戒法因其名也後
因天台僧隆磊雲游來此聞龍神感通之異因公築室
之難歸語舶官吳越錢沆迺故相國成公季子也錢具
大信根聞而嘆曰凡龍神所居多建佛塔廟而鎮安之

如北五臺南徑山是也一日至潭上奉先世所藏佛牙
五色舍利分施之凡二百餘顆歸作龍供忽青蛇出現
衆所共覩嗚呼異哉嘗聞諸釋典龍性剛猛有怒有喜
怒則為物蓄害非但歲功農事而已然其性亦喜佛乘
故如來世尊菩薩羅漢因天龍之所敬嚮調伏其性從
而化之歸證道果昔北邙上人洞窟有瞿波龍王居焉
佛知龍怒乃運神足往彼龍王見佛歡喜怒心遂息佛
為說法授以不殺戒自是國王城邑永無憂患由是觀

之舍利佛牙之所自出持以奉龍云胡不喜則於利澤
生民保我穡事夫豈小補哉此舍利之所由施也抑又
聞佛滅度後有舍利八斛四斗天龍八部皆興奪心迺
分如來舍利為三而龍神分受其一然則舍利供龍亦
尚矣豈獨於今為然耶蓋一物衆生皆有佛性同一法
性皆能成佛況於龍乎況嘗得佛之舍利乎此所以不
寶其所可寶不藏其所可藏而樂施於龍潭也宜矣夫
舍利之為物如金剛堅梵云設利羅令訛而畧云舍利

不壞之義也自佛入滅三昧火光之餘令流布於人間
世者亦不多見非相門未易致如此其富也又烏知不
自龍宮海藏而來其來也如是其歸也亦如是此聞有
靈循其故步即返其故步物理則然物將求得所歸雖
欲不置諸龍潭之上不可得也因公將營浮圖而奉安
之上以祝六龍無疆之萬壽下以祈一切有情之百福
所願年穀順成雨暘時若雖使龍君超果此潭揚塵阿
僧祇劫如此舍利堅固勿壞塔以永存毋俾五臺徑山

獨盛於斯世則華嚴比丘續佛慧燈於不滅矣其廬名以舍利義蓋取此迺實錄也洛人范開久客錢門遠陪東閣目擊勝事因公以記文見囑又惡得而辭焉姑述見聞之有可書而書焉若夫地之廢興與夫龍之隱見神奇凡耳目所不接而不可詰者皆畧而不書君其問之水濱嘉定己卯夏五望竹洞翁記

重開顧會浦記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祈吳

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為上腴其魚鹽之饒版圖之盛視他邑之不若也國朝重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歷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棘丞來更縣章君再調百里二君皆有治績政或有因循未皇者輒思諗窮之顯於改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為衝要平疇芳甸傍羅迤邐灌漑之厚民斯賴焉自簞山之陽地形中阜積瘀不決漸

與岸等每風潮吐納纔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
建元之後愆澤仍歲川澤不通榜人其咨捨舟而徒錢
君惻然有濬浦便民之志首建其議明年春由青龍睨
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
籓之初銳於振舉周覽風俗憫時灾凶期於順成刻意
溝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
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
其役既授成算乃克濟美興役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

費官廩募邑之大姓洎瀕浦豪居力能捐金以助庸者
意其豐約䟽之于牘誘言孔甘喜捨叢來凡得錢一百
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之由是揆日戒告標
明部分定役驢呼荷鍾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東山賦
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於邑郭終於江
澨增深四尺槩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
畚土平道者不與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埭壅其上流今
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十而居其最者五顧會是其

一焉次曰盤龍曰嵩塘曰趙屯曰大盈而嵩塘首源與
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漬民壤錢君又諭墾田若干頃
農之隙戶出丁壯咸至顧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
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溢漫自浦而泄匯於大川若
驕陽盛怒蘊隆為虐則潴亭潮波分注疆畝由浦而入
潤漑千頃夫然則陰陽恊舒之權歲畸豐穰之候可移
於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大堤屹起素波盛滿烟
霞澄滅萬狀奔淪流行無滯一切行商力穡者各隨其

便挈音壤歌而歡騰其間於是邑明之耆老鼓舞聚而
言曰茲浦之堙為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
害而嗇於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
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興壞起廢易於轉環是舉也
靡困乎私罔耗於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
治孰愈於是哉噫蒲穀之爵風化所繫昔人之以最課
異績美在青史者不可勝紀今之為縣者雖有通人之
才韜於施用而易於韜晦卒不過循蹈常轍飭身養望

為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幸而代去其於建利除害幾何哉觀是浦也則錢君為治之淑慝從可知矣傭工之辰命僚窳浮舟以落之岷職當載筆宜識其事聊紀歲月以示來者云慶歷三年歲在壬午四月二十九日章峴記

重開顧會浦記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畝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甲子

夏大水吳門以東沒壤之區恚為巨浸部使者飭郡邑
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於是監州曹公以身任
責慨然興歎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亦既有得於
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為縣連亘百里彌望皆
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野必盡力於積水
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支渠分導潄水而納
之海乃厯覽川原考視高下訪於父老謀之邑僚得顧
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

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為早潦潮
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歷二年脩河記於縣圃而知茲河
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
察其惠利之實有在於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
而淪塞淤澱行為平陸遂以狀請於朝籍縣之新江海
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䟽治之官給錢糧而董
以縣令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
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於北門分為十部

因形勢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於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挾提因舊基為閘而新之復於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澍浸不決旬水落土墳由是自籛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為魚鼈之藏皆出為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一百為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於前記者茲不暇錄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邑僚泛舟從遊

還謂炬當盡其實以刻於碑之陰毋事於誇也炬安敢
不勉遂識其歲月及其功利而不復為之文紹興十九
年歲次乙丑三月望日楊炬記

華亭縣浚河治閘記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於治道日月
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迺震乃肅丕應倏志奔
走率職智不敢闕謀勇不敢愛力成順致利罔不從欲
以能大宅天命彰光堯之盛烈羣生雍雍焉惟蘇湖

常秀四郡經渠數百畝澮數千脉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太湖而注於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闕雨少過涯則泛濫瀰漫決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饑者迺博謀於庭曰惟雨暘之不時予敢不懋於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灾者寧無人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攘水所居以為田則雖以鄰為壑而不恤既瀦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盍盡覈

所占而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固
有之然不可悉鑿也寧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
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湖可一切決之
四湖所瀦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
浙轉運副使姜誥與今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強濟誠
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
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順逆取衝要盡得其
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

能導水使上也盡開諸堰適能挽潮為害閘湖以潴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猶壅則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為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旁增庫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啟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於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間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集徒揆日賦材計功一木一石一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始

協謀終盡力威以梏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
必手自賦給不可廩匿檢程視作弗容苟簡乃浚河自
簞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
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塾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為膏
腴為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巨石兩
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
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河之工萬有
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築之工伐助運致之工總

其數概七倍於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於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而畢蓋斂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於是耕夫野人相與來言曰昔也十日不雨吾倚鋤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之今四州之人自是知耕斂而已雨暘惟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抃蹈而歌嗚嗚言語下俚不可聽也盍為我文之克昌竊迹前事鄭白之渠成而關中沃野無凶年其民

歌之班固志焉於今盍耳且也今天子仁聖勤儉宮中
無一椽之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災而懼食不甘味寢
不奠枕務以興天下之利而忠恪之臣畢智慮展四體
迄此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管絃垂汗青倘太史
氏又以為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茲特一方之
細故恪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於關中
之二渠垂光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為歌五章以遺斯
民使扣角擊壤以極其鼓舞歡愉之情用發揚聖德亦

使知自今農為可樂而招之反本云若夫念圖功之孔
艱嗣美績於無窮修治於未壞時浚而勿壅尚屬諸來
者其詞曰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
寧兮謀臣來謀臣兮夙夜水滔滔兮迤而下不塞芟兮
但耕稼君王智兮如伯禹川后雨師兮莫余敢侮且決
且漑兮介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行四方兮
曾不足以餬其口曷歸來兮君王錫汝以萬金之畝帝
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吾君兮歲後天施我孫

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許克昌記

至元嘉禾志卷二十